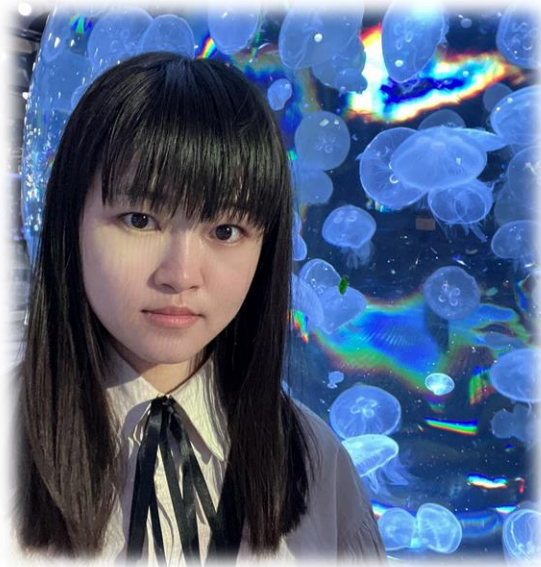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說組
第2名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(112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鄭紫旋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**

得獎作品：**不屬於我的日記**

得獎感言：

感謝評審老師欣賞，第一次嘗試由讀者完成的小說：誰寫的日記？有幾個人寫的？目的為何？哪些為真？哪些為假？誰擷取了報導？目的又為何？由此思考，你所想的故事為何呢？

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

「之後我會再來看你的。」

之後，是甚麼時候？

她沒有回答我，只是安靜地背起鑲鑽的包，踩著艷紅的高跟鞋離去，並順道與擦身而過的護士點了點頭。

我沒有攔住她，也無能為力。或許在父母離異，母親擁有新家庭的那刻，我便清楚有些事物如風似霧，即便挽留，也只會抓住回憶的殘渣，空留寂寞。

伴隨著高跟鞋喀喀聲的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推車上瓶瓶罐罐的碰撞聲，叮叮噹噹地像是亡靈節的狂歡，低聲歌頌著永恆。

「換藥嘍。」進來的護士活潑地說著，然後一如既往地將推車上的藥品與懸掛在床頭的藥物一一進行更換，我則靜靜地仰躺著，從這角度我無法看見她胸口上的姓名，也無法看見她換了甚麼藥物、用量是否增減，所以如果她有心想殺了我，我會在甚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死去，甚至死後都不知道該怨恨的人名為何。

所以拜託了，殺了我吧。

這是我第一千三百五十六次的懇求。

但自然的，她甚麼都不會做，她不會對我有任何回應，只是像往常一樣的微笑、換藥和自說自話。

「今天天氣真好，晚點我幫你把窗簾拉開吧。」

不要，很熱。

「聽說近期晚上會有流星雨呢，到時可以許個願望喔，說不定就會實現。」

如果向星際中墜落的塵埃許願會成真的話，那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和飢荒了吧。

「如果到時真的有流星的話，我希望能夠減肥成功。」

比起許願，直接從飲食量下手應該更實際。

「啊，對了，差點忘了，晚點你隔壁的會有人喔。」

是喔。

「聽說是院長的女兒喔。」

……。

我無心再理會她，心思被窗外吵雜的蟬鳴吸引，聽著這毫無規律的齊鳴，至今我依舊無法體悟這大自然的天籟。

隨著藥罐放下的聲音及各種藥袋的摩擦聲的停止，護士似乎換完了藥，隨後走到了窗邊，唰的一聲，將窗簾拉開，一瞬間陽光像箭雨般地在我的眼皮上叩門，即便沒睜開眼，透過眼皮的光仍然令人覺得炫目。

「你們要好好相處喔。」

等我適應時，護士早已離去，悄然無聲的病房中只剩下飄動窗簾沙沙聲。

■■■■年■■月■■日

「聽哪！夏季的樂章！」

看著身旁的女友微閉著雙眼，將手放在耳朵旁，聽著夏日知了的歌頌轉著圈，像是孩子般的神情令我會心一笑。

「一般不是要看螢火蟲嗎？怎麼聽起了蟬叫？」我喝了口啤酒，看著淡綠色的光點飄散四周，微光照耀著她的臉龐，襯托出了一種說不出的靜謐美感。

「音癡不懂啦。」微微嘟著嘴，她走到了我身旁坐下，「蟬鳴可是夏天的天籟，一種稍縱即逝的神韻，在暗不見日的陰濕土壤中生活的整個童年，長大後明知自己活不過一個夏天，卻還是高歌著尋覓愛情。啊，你不覺得很浪漫嗎？」

很美嗎？或許很多羅曼蒂克都是轟轟烈烈的激情，一股奮不顧身的傻勁，讓人驚呼愛情的偉大，但正因為這種情懷在現實中少見，所以才存在於小說電影中。

一把摟住身邊的愛人，我親吻了她的臉頰，輕輕地在她耳邊說道：「但我喜歡細水長流，陪你到老。」

「油嘴滑舌。」她笑著推開我，但卻握住了我的手，沒有鬆開。

「總之先恭喜你上北藝大音樂系吧，」遞給她一瓶新開的啤酒，輕輕地碰杯，清脆的敲擊聲隨著夏風傳至未知的未來，「乾杯。」

「乾杯。」

簡單的小酌後，我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空，靜靜地看著時不時稀稀落落的流星雨，誰也沒有說話。

原來流星雨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美麗啊。

我原本以為所謂的流星雨便是如同字面的意思般，就算沒有大雨滂沱，也會綿綿細雨，但事實上卻是相隔許久後，才會有一道光芒掠過天際。

就這麼過了一個半小時多，再也沒有被天庭流放的星星，無月的天空再次只剩下漆黑。

「也不記得是哪裡了，小時候我去過一家天文館，那裏有展覽隕石。」許久，女友突然打破寧靜，我轉向她，看見她仍盯著天空，「真不可思議，那

時的隕石黑鴉鴉又坑坑巴巴的，跟路旁的石子沒兩樣，卻被小心翼翼地放在玻璃箱中保管著。」

她起身拍了拍背後的塵土，伸了個懶腰。

「明明跟流星是來自同一片天空，一個稍縱即逝到令人惋惜，一個在聚光燈下永世長留；一個連名字都來不及叫出就被遺忘，一個卻一生都離不開那玻璃罩，真可憐。」

「但一個將乘載個人們的祈願永留於心，一個為人們在科學領域上鋪墊更長遠的路，或許從這角度思考，它們看起來就沒這麼可悲吧。」

她笑了笑，「那你喜歡哪個？」

一陣晚風拂過，驚擾了螢火蟲，點點綠光伴隨著草地沙沙聲浮上了空中。

我當時回答了什麼呢？如今我也有些記不清了。

「回家吧。」

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

我不是特別愛睡的人，但在無所事事時，睡眠能夠讓人遺忘時間的流逝。

醒來時約莫是在下午四點吧，附近的中學似乎剛下課，時不時從窗邊傳出學童的嬉鬧和接送的家長不耐煩地汽車鳴笛。

我突然聽見病床輪子滾動的聲音由遠而近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病房待習慣了，醫院內細小的聲音在此刻顯得格外清晰，又或是因為伴隨著爭吵聲，因此格外引人注目。

「為甚麼是雙人房？我不是說要單人的嗎！」

很尖銳的女性聲音，聽起來氣勢洶洶，讓我聯想到鄉土八點檔中那種濃妝豔抹很強勢的女角色。

「這不是疫情期間嘛，加上冬天到了，流感跟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增加，不管是哪種的病房都滿了。」回應的是名男性，聲音有些低沉，感覺像是四、五十歲的人。

「疫情！你也知道是疫情！那你還讓女兒跟其他人同一房？你這院長是當假的嗎？不會調動下嗎？」

「妳小點聲……」

「你……！」

伴隨著病床就定位，爭吵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一股詭譎的寂靜低壓壟罩在這小小的病房內，但有不過數秒，女人再度提出了質疑。

「你怎麼把他們安排在一起？我也不是天天有空陪她，你要讓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嗎？」不知是否因為顧忌身為外人的我的存在，她將聲量壓低許多，但那尖銳的音頻仍然能讓我聽的一清二楚。

男人嘆了口氣，淡淡地說道：「他無能為力。」

「怎麼？你覺得我會接受腎虛這種藉口嗎？」

或許是覺得多說無益，男人無聲地將一旁的檢查報告遞給了女人，對方則一臉不屑地接過並翻起了病例。

滴答。牆上的時針向前走了一格，伴隨紙張間的摩擦沙沙作響，翻動速度逐漸減緩，女人的怒氣似乎也漸漸消善，甚至散發著些許的同情。

「這是……」

我在心中冷笑了下，不知是在嘲笑女人無謂的擔憂，還是嘲諷自身那無可動搖的事實。

男人又嘆了口氣，緩緩地張口——

「他是植物人。」

■■■■年■■月■■日

「咦？安全帽少了一個？」

看著只剩一個紅色安全帽掛在後照鏡上搖晃著，我也愣了一下。

此時公路旁已不見其他觀星者的車輛，手機的螢幕顯示了凌晨三點半，看來我們是這片即將落幕星空的最後見證者。

我開啟手機的手電筒模式，繞了摩托車一圈後，並未在周圍發現遺失的安全帽，但在圍欄的泥土處有被撞擊的痕跡，上頭散落著部份圍欄生鏽掉落的鐵屑與油漆，看來那安全帽是掉到山坡下了。

望了眼深邃的林間，雖說是山坡，但那坡度卻十分嚴峻，周圍的樹枝肆意生長，吞食了手機微弱的光芒，反芻了如墨般的黑暗與蟬鳴。

我果斷放棄尋回那安全帽，伸手摸進口袋尋找鑰匙，但手輕微的顫抖讓我頻頻與之錯位。

雖說是盛夏，但山間還是瀰漫的些許涼意，周圍編織出了似有若無的薄薄霧氣，宛若為即將到的清晨披上了頭紗。

搓了搓手哈口氣，一縷白煙在空中頃刻間便散去，指尖恢復了點知覺，再次嘗試便順利將鑰匙抽出並插入機車鑰匙孔中。

轉動油門，老舊的機車發出轟隆隆的引擎聲，車頭的照明燈閃爍了兩下，發出微弱的光芒。我將剩下的安全

帽遞給女友，而後拍了拍後座示意上車。

「想違規？」女友拿著安全帽，直勾勾地盯著我那蓬鬆的自然捲。

「這時間沒警察會抓。」看著對方依舊有些猶豫，我又補了句：「而且太熱了，妳幫我戴吧。」

躊躇一會後，她嘟囔著句「真拿你沒辦法」後，便戴上安全帽，坐上了後座，小心翼翼地靠在我背上，抓著我外套的衣角。

我笑了笑，輕輕地將她的手放到口袋深處。後照鏡的她，臉上多了抹紅暈。

「走吧。」

一路上並無車輛，我們疾馳追逐著即將睡去的星星，一路上我們誰也沒說話，只是無聲地享受在擁擠城市中無法自由的速度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早晨悄悄地跨越著地平線，褪色了靛紫色的天空，在嫩葉上凝結出晶瑩剔透的露珠，飛馳而過，便如玉珠般散落，消失在土壤中。

「……有點……？你……危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

女友好像突然說了些什麼，可被風聲掩蓋，我聽不太清，她又再說了一遍，但依舊模糊，我放慢了些許速度，側過頭傾聽。

「霧好像有點大？你騎慢點，危險。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我才注意到確實周遭的霧氣比方才更加濃厚，雖不至於完全看不清，但能見視野確實受限。

可惜，正當我準備放鬆油門時，一切都晚了。

朦朧中，忽然閃現刺眼的白光迎

面而來。

「小心！」

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

自從院長的女兒與我共住病房後，房間似乎變得熱鬧了起來，並不是說甚麼親朋好友慰問的其樂融融，而是不斷在半夜響起的護士鈴與病床被反覆推進出的聲響，可見對方的病情並不樂觀。

直到一日夜晚，依稀記得是個與那天一樣充斥著蟬鳴的夜晚，她又被推出病房進行搶救，只剩下那女孩的母親坐在窗邊。

與外界的吵雜不同，房間內如同被股神秘力量隔絕般，即便依舊聽得見知了的天籟，但一股寂靜卻席捲著這個空間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女人突然起身，走到了我床邊，伸出手輕輕撫摸著我的臉，悠悠地開口。

「你，能去死嗎？」

我愣了下，一時間無法理解她的意思。她用最平淡的口吻說著最殘忍的咒罵，沒有對我的厭惡，也沒有初次見面的強勢與客薄，彷彿只是在說一件最平凡的問題。

我完全無法猜測出對方想要做什麼，以至於接下來的一切，我都毫無防備。

「我查過你的背景，欣欣住院的第一天就查了。」

撲通。

一瞬間我的心臟狠狠地收縮了下，但女人並未感受到，只是帶著一絲冰冷的手不斷地在我的臉頰上遊走。

「二十歲時，你曾超速與對向車道的汽車相撞，當時你後座的女孩因此送醫不治而離開了人世，這相當於你親手殺害了她。」

撲通。

她的每句話都在撕裂我的傷疤，我想逃離，但身體卻依舊癱軟在床上。

「成為植物人的你根本無力賠償家屬，而你父母離異，你母親在去年曾出現過一次，也只有這一次，便再無音訊，無法索要賠償；你父親是個酒鬼，還嗜賭成性，根本沒有能力背負遇難家屬的悲痛。」

撲通。撲通。

我感覺到我的血液在沸騰，無處釋放的焦躁在血管中橫衝直撞，灼燒著我的全身，可她也不在意，只是慢慢地將手滑落到我喉間，輕輕地把玩著我的喉結。

「在三個月前，院方這便聯絡不到你父親了，目前支撐你的照護費用是依靠你母親那次偷偷留下的醫療費，或許是熟知你父親的性格吧，她請求我們員工保留到最後再使用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母愛吧。」

她停頓了下，而後一個一個字清晰地說著。

「而現在就是最後了。」

她雙手握住了我的脖子，手指一根一根地收緊。

「你是個殺人犯。」

是啊，我害死了她，又何能獨自存活。

「你的父母已然將你拋棄，又有誰還需要你活著？」

確實，我的消失不會有任何感到困擾，甚至能減少醫護人員照顧的麻

煩。

「你康復的機率幾乎為零，又何必繼續痛苦地讓靈魂禁錮於這？」

這也是我在這無法動彈的時間中不斷尋找的答案。

曾經我嚮往永恆，可如今我活著，但卻與死了無異，才發現原來被留下的隕石是多麼可悲。

她所說的一切，我都清楚，可卻無能為力，只能乘載的罪孽苟延殘喘，而如今我所期望之事便將透過那女人來完成。

我的意識開始逐漸模糊，迷糊間似乎看到了個身影。

「妳在做甚麼！」

一道怒吼讓我稍稍回神，院長突然衝過來撞開了女人，並急忙地檢查我的狀況。確認我沒有生命危險後，他走向癱坐在地的女人，往她左臉便是一記響亮的耳光。

「妳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？」院長的聲音有些發顫，不知是氣憤還是恐懼，齒間不時傳出細小的打顫聲。

「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」按著被打的臉頰，女人失神地重複了一次問題，微微地抬頭看向眼前的丈夫，冷笑道：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甚麼，倒是你，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？」

「我在阻止你殺人。」

「是啊，然後呢？」女人搖搖晃晃地站起身，臉頰上浮現淡淡的紅印，「他活下來了，然後繼續一生癱在床上？跟死了沒甚麼兩樣地再持續十年還是二十年？」

「……這不是你該管的。」

「你應該知道他的住院跟醫療費都已經用盡了吧？通報後便會有社工

介入，將他帶去其他相關福利機構，你覺得在那種地方會比這裡環境好嗎？只不過是徒增痛苦罷了，不是嗎！」

「我們盡力了。」院長緊握女人的雙臂，輕聲安撫，希望能將她從執著中喚醒，「我們已經盡力了，剩下的不是我們憑著善良能干預的。」

「善良？你認真的嗎？你是真沒注意到，還是不願注意？」女人愣了楞神，歪著頭看著對方，但漆黑的雙眸卻印不出他的身影，「匹配啊，他們匹配啊。」

「妳不會是想……！」猜撤到了對方的想法，院長瞳孔瞬間收縮，不自覺地倒退了一步。

「他心臟的各項檢測數值都跟欣欣匹配啊。」女人反手握住院長的手臂，彷彿深情的情侶相握著對方，不讓彼此離去，「只要將他的心臟移植過去，欣欣病情就能得到很大的緩解，雖然還剩下很多其他問題，但一步一步來，之後再慢慢解決，而現在只需要他的心臟。」

「……妳也曾是醫學院的學生，妳應該很清楚這樣做是違背醫德與法律的。」

「他沒有親人，沒有朋友，也沒有工作，學業在他出事的那年他父親就幫他辦理退學了，他的死亡不會被注意。」

院長僵在原地，看著眼前執著的妻子，此刻的她竟顯得如此陌生。

「事後只要跟與我們合作的焚化爐預約時間，將他跟其他院內協助代理焚化的遺體一起焚化，沒人會知道，又如何被起訴？」

院長用力閉上了雙眼，深吸幾口氣，而後慢慢地睜開眼，注視著眼前的

妻子，說道：「身為院長，也身為醫生，我不允許這種事。」

「身為醫生嗎？那做為父親呢？」聽到這話，碩大的淚水止不住地從女人眼角滑落，顫抖的聲音比起質問，聽起來更像是種恐懼，「確實，你什麼都不做，你是對的，你是個好醫生，但對欣欣而言，你不會是個好父親，你明明很清楚她沒有多少時間了，而如今你要親手放棄救活她的希望嗎？明明是她的父親，卻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，就為了一個陌生的外人？」

院長，不，那名父親沉默了。

「讓他走吧，讓他把生的希望留給女兒吧。」女人輕輕地說著，彷彿唱的童謠般安撫一個孩子似地，「我們不是要殺了他，只是讓他解脫，讓他放下背負的十字架，將他殘存的生命轉讓給我們女兒，這對一個曾害死過一條無辜生命的殺人犯而言，在上帝面前這也算是種贖罪吧。」

「這只不過是自我催眠罷了……」院長一字一句都如鯁在喉，他很清楚這是不可以的，即便理智緊握的每條神經，卻駕馭不了心中的動搖。

「但這麼想就可以了。」女人握住了他的雙手，「他與女兒間總有一個會死去，那就讓死去的那人帶著奉獻的榮譽回歸主的身旁吧。」

許久，他們彼此都沒出聲，平穩的呼吸讓整個房間再度陷入一片詭譎的氛圍，直到一名護士來通知他們的女兒已從加護病房中清醒，女人才鬆開丈夫的手離去。

而離去前，女人只是留下句「你再考慮看看吧」，便跟隨著護士消失在走廊的拐角處。

□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

嗨，好久不見，沒想到我們會以這種形式相見。我一直盼著死亡，除了除罪，除了解脫，或許心中仍有一小部分的期許能與妳見面，雖然我大概會被押送至地獄，但若能夠與前往天堂的妳擦身而過，也算是種安慰，至少我知道妳不再痛苦了。

我一直都很想問妳，當初為甚麼要將安全帽給我呢？在相撞的那一刻，為甚麼妳卻卸下了它壓在我頭上？如果當時妳仍帶著它的話，是不是妳就能夠活下來了？

看著倒在血泊中的妳，嘴角不斷吐著血泡，但我卻無法為妳擦拭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你呼吸越來越薄弱。

如果是想毆打我，我欣然接受，是我害死了妳，是我斷送了妳的未來，我不打算逃避。

可為何見面後，妳只是笑著親吻了我的臉頰，連詛咒的話語都不願吐出？

我想慢慢地問妳，可喉間的壓迫鬆開了，新鮮的空氣再度灌入肺腔，意識恢復的代價似乎是與妳告別，我用力伸出手與妳相握，如同那晚星空下的十指相扣。

但這次，妳放開了我的手，用唇語講著什麼，便消失了。

意識掉回現實，再也沒有妳的身影，只剩院長與院長夫人的談話，但我卻無心聆聽，腦中不斷回憶著妳最後的話——

「活下去。」

此刻，我感受到那試圖挽留的指尖

仍在奮力。

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

男人癱坐在鐵椅上，生鏽的螺絲讓倚靠在椅背時發出刺耳的吱嘎聲。

窗外的晚風吹動著潔白的窗簾，如同天使的裙襬飄搖，草叢間的蟲鳴不斷，增添心中的煩躁。

「我希望我女兒得救。」黑暗的房間中，男人緩緩地說道：「她今年要就讀大學了，她未來的路應該還很長，不該這這裡折損。」

又是一陣微風，踏過了窗台，拂過台上的花朵，帶著淡淡的花香。

「但你也有你的命運，我不應該隨意終結你，也無權對你的生命下達審判。」

風吹散了雲層，一抹皎潔的月光灑落，月光下，病床上的患者手指似乎抽動了兩下。

男人輕輕地握住。

「我是父親，也是醫生；我是醫生，也是父親。」

遠方的天際一道星光滑落，與回憶中相同，零零散散地，在人們的許願聲中閃現又消失在夜幕中。

「所以……(以下字跡因紙張有部分焚燒碳化，無法辨認)

年 月 日

(空白)

年 月 日

(空白)

■ □ ■ □ 年 四 月 七 日

復活節。

(剩下頁數被焚毀)

【夾於筆記後的資料】

新聞報導 (一)

[A 早報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]

〈男大生飆車相撞，血染○○山/K市
記者林立聰報導〉

今日(六月三十日)上凌晨四點，
於K市○○山發生一起嚴重車禍。一
輛貨車與機車相撞，當警方與救護人
員趕到現場時，兩名傷者已無意識，地
上滿是鮮血與破碎的機車殘骸，目前
已將兩名傷者送至■■■■ (字被抹黑，
無法辨識)醫院進行搶救。

根據相撞的陳姓貨車司機表示，
是對方突然跨過分隔線逆向行駛，當
時霧氣較大，對方並未開遠光燈導致
無法及時反應才相撞。經警方初步確
認，陳姓貨車並無酒駕，現場除撞擊後
的殘渣，於車禍現場數十米處發現被
鮮血染紅的藍色安全帽，詳細情形還
需進一步調查。

新聞報導 (二)

[A 晚報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]

〈火光四起，■■■■ (字被抹黑，無法辨
識)醫院大火奪五命，屍體身分無從得
知/K市記者余國富報導〉

昨日(十二月二十四日)上晚間十
點■■■■ (字被抹黑，無法辨識)醫院突
然燃起熊熊大火，濃煙四起，經消防人
員花費四個小時才將大火撲面，目前

起火原因有待查明，警方表示不排除
人為故意縱火的可能性。

根據院內相關人員表示，當時火
警警報並未響起，等醫護人員發現火
源時已無法撲滅，並當下決定進行人
員的撤離。所幸，由於為聖誕夜前夕，
多數患者暫時回家與家人團聚，因此
經過院內人員的協助，住院患者皆安
全撤離。可離奇的是，事後經警方調查
後，在院內發現五名遇難者，目前身分
有待確認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於444
號病房中發現一名已明顯碳化的遺體，
軀體多處碎裂，無法辨識容貌與性別，
據警方推測，該遺體並非死於此次火
災事故，詳細訊息還有待後續調查。

目前對於此次的傷亡，院方並未
給與回復，該院院長與其夫人目前毫
無音訊，院內資金已於案發後半小時
被提取出，這其中是否隱藏著更大的
陰謀還需深入調查，但無論如何，對受
難者家屬的賠償與道歉似乎顯得遙遙
無期。

雜誌訪談 (一)

[S 雜誌 第五十三期]

〈開箱！黑暗職場悄悄話——深入探
討■■■■ (字被抹黑，無法辨識)醫院陰
謀論〉

小編：您好，K小姐是嗎？

K小姐：是的。

小編：聽說您之前在■■■■ (字被抹黑，
無法辨識)醫院上班？

K小姐：對的。

小編：前陣子那發生大火造成五個人
死亡，而目前身為負責人的院長還是
毫無音訊呢。據K小姐的認知，那院
長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K小姐：挺糟糕的人呢，捲款逃跑這種

事，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(笑)。他平時就喜歡對一些年輕的護理師毛手毛腳，還時常小偷小摸，曾偽造過一些文件被抓，但不知是怎麼運作的，後來他依舊安然無恙。

小編：是個職場深水處呢。

K 小姐：老實說這都不算什麼，比較難以想像的是，我們院內協助焚燒的屍體數與死亡證明單的消耗量有時會對不上呢，我們都懷疑他可能有在做一些黑暗買賣。

小編：這還真是驚悚呢，從死者身上撈取金錢可謂是十分不敬啊。

K 小姐：不，更可怕的是有一次屍體數量多於死亡證明單啊。

小編：意思是他殺了人，然後藉此職務毀屍滅跡？有報警嗎？

K 小姐：沒有，因為當下以為是證明單數量錯了便回去確認，等確認無誤後回來，多出來的屍體又不見了，可能是被發現，偷偷運走了吧。

小編：有沒有可能是看錯了呢？

K 小姐：還有別的根據，就是 444 病房永遠是上鎖的，那具屍體可能就藏在裡面。

小編：為甚麼唯獨那間上鎖呢？

K 小姐：據說是院長的獨生子住在裡面。

小編：院長的兒子嗎？

K 小姐：對，聽說當時他兒子騎車載女朋友出車禍，兩人都傷得挺慘的，光從外表就可以看出兩人有部分的內臟都沒救了。而當時兩張病床進去，卻只有一張病床出來，大概是零件被拆下來組裝了吧。

小編：原來如此，為了救兒子而移植女友的器官，在掩人耳目的同時，也順道讓寶貝兒子療傷，所以獨立出來了一

個不讓外人進入的空間；而多出來的那具屍體就是女友吧。

K 小姐：這倒不一定，因為整個過程都是院長親自執刀，沒有人看到最後出來的是誰，房間內時不時也會傳出如受傷野獸的哀號聲，不知道是他們兒子因病痛折磨而發出的聲音，還是他女友在裡面被虐待的慘叫。沒人見過，也沒人知道。

小編：為甚麼要虐待兒子的女友呢？

K 小姐：這就跟院長夫人相關了。夫人她控制慾極強，自然會想掌控她兒子的一舉一動，但畢竟孩子總有叛逆期，她兒子私下背著她談了個女朋友，還因為與她一起去夜衝而出車禍，自然會怨恨她了；加上這女友是單親，母親出軌父親酗酒，夫人大概認為這種女孩不倫不類的，是她帶壞她兒子的。假如今天她兒子死了而女友活了，依夫人偏執的個性，是極有可能凌虐洩恨的。

小編：這麼聽來這家庭還真是可怕啊。

K 小姐：是啊，但不可思議的是，他們的兒子一直到大學前，偶而會來醫院幫忙，而他給人的感覺卻是陽光、溫暖以及善良，跟他那完全不會自責、完全沒有負罪感的父母不同呢。(笑)

小編：看來俗話說的「龍生龍、鳳生鳳，老鼠的兒子會打洞」也不全然是對的呢。(笑)

(剩餘採訪頁書遺失)

得獎作品：不屬於我的日記

評審賞析：

小說的命題和結構都富有創意，「不屬於我的日記」，那麼是誰的日記？作者藉由一對情侶出車禍，對往生者與倖存者的命運有所刻畫，造成反差和對比的效果。同時藉此探討何謂真心、真愛，也涉及植物人的醫療問題，引發我們在醫學倫理與道德困境之間反覆思索。故事情節安排得有點撲朔迷離，運用交叉、跳接的手法，呈現多線索的敘述和開放式的結局，具有神祕感，但讀者也必須耐心閱讀，努力拼湊真相，才能找到你心中的答案。